

新时期中国散文的 生命意识

李文莲 / 著

XINSHIQI ZHONGGUO
SANWEN DE
SHENGMING YISHI

人 民 大 版 社



新时期中国散文的 生命意识

XINSHIQI ZHONGGUO
SANWEN DE
SHENGMING YISHI
李文莲 著



人
民
大
书
社

责任编辑：林 敏

封面设计：姚 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时期中国散文的生命意识 / 李文莲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01-017861-5

I. ①新… II. ①李… III. ①散文—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8793 号

新时期中国散文的生命意识

XINSHIQI ZHONGGUO SANWEN DE SHENGMING YISHI

李文莲 著

人 民 大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6.5 字数: 230 千字

ISBN 978-7-01-017861-5 定价: 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0042

序

中国散文有悠久的传统，古代散文历经秦汉、唐宋、明清三大创作高峰的积淀，逐渐规范成熟，奠定了现代散文发展的基础。在此根基上，现代作家同时借鉴吸收外国散文创作的经验，开创了散文发展的新局面，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取得了辉煌的成绩，鲁迅认为其成就在小说、诗歌和戏剧之上，周作人称赞散文小品是“文学发达之极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散文随笔的发展更加令人欣喜，无论是创作还是社会的认可接受，都有许多值得人们去研究的现象。新时期散文研究者韩小蕙在评价九十年代散文发展状况时风趣地说是“太阳对着散文微笑”。从古至今，散文在不停地发展着。新时期散文的繁荣得益于开放的社会环境下个体生命的解放，更与散文的本体特征相关联。关注新时期散文中表现的生命个体，探究新时期散文发展的根本原因和特征，近年来许多学者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从生命意识的角度来深入探究新时期散文的发展规律、对散文中的生命形态进行沉潜的思考与梳理，是散文研究的亟待解决而又没有很好地解决的学术问题，也是散文研究领域一个有待深入拓展的区域。从这一角度来说，李文莲的博士论文《论新时期中国散文中的生命意识》是一个非常具有学术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学史价值的选题。说实话，散文的篇幅无论在新时期进行了怎样的拉长改进，其短小精悍的特点都没有根本改变，这为散文研究带来极大的挑战，散文研究成为一项繁杂而困难的工作。李文莲没有被吓退，她凭借自己对读书的酷爱和对散文的浓厚兴趣，从发生学的角度来探讨新时期散文繁荣的社会根源、个体生命特质和文体渊源。应该说，她的探索是令人

欣喜的，今天，这部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新时期中国散文的生命意识》要出版了。几年过去，现在看来这依然是散文研究领域里一部具有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开拓著作，其学术的创新点或闪光点体现于方方面面，摘其要者评述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发掘新时期散文的新意蕴。本书作者以生命意识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遵循着文学—哲学、个体—存在的研究理路，以生命意识建构著作的研究线索，以文本细读为基础，理性和感性相结合的阐述方式，来探求新时期散文在本体建构及精神诉求上的转向和达到的新境界，进而开掘出新时期散文的新的文学意蕴。对生命意识的界定是研究的关键和基础，也是论著的难点。作者借助前人的理论，结合新时期散文的新的特征对其进行开创性的论证。作者这样来界定新时期散文的生命意识：“个体生命对于自身存在及其意义和价值的体认和感悟，在新时期散文中它表现为个体生命摆脱对政治的依附，以文化和审美的方式建构和展示个体生命的独立和尊严。它具体表现为对个体生命情感世界的重新体认，个体与故乡及自然的休戚与共，以及对个体生命人生旅程的感悟、生存痛苦与焦虑的宣泄及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等。”这一论断抓住了新时期散文的本质特征，开创了新时期散文研究的新意蕴。作者从社会发展及文体特征两个方面分析了该论断的来源及合理性。散文的繁荣常常发生在“王纲解组”的时代，新时期散文独树一帜的发展正是得益于社会改革开放大环境：伴随着改革开放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这是个体的生命意识苏醒与重新建构的历史契机。文艺从政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散文作家重新获得了抒发个人感情、表现个体性情的话语权，个体的生命在创作中又回到中心位置。散文创作者在社会的解放中获得了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作者的这段论述充分展现了自己宏观掌握事物本质的能力。另外，散文没有自己的文类规范，这为创作者提供了自由发挥的广阔空间，使创作者享受到恣意创作的欢欣。作者总结说社会的发展及散文的特有文体特征使新时期散文中的生命意识得到张扬，这样作者从宏观上把握了新时期散文发展的要点，是客观、科学的。从微观处条分缕析新时期散文是本论著的主要使命，

作者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作者首先探讨了新时期散文中生命意识重新发现与建构的历程，接着从生命的本体发现、文化建构及审美书写三个方面钩沉出新时期散文发展的整体面貌。在生命的本体发现中，作者抓住新时期散文创作者对待自身和他者的生命态度来论述：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个人的发现，自我意识得到重建，又汲取了中国文化中的仁爱传统，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他人及其他生命，达到生命与生命间的契合与和谐。作者认为文化对生命具有塑造作用，中国新时期散文作家由于学识、经历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风格面貌：老一代学者的睿智、中年学者的深刻、年轻学人的激情都带有人生积淀的痕迹，文化对个体生命的建构又使他们都善于思考，基于现实及历史的思索是他们共同的特征，这也赋予他们的散文作品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新时期散文作者由于对传统散文模式的突破和对散文文体的重新建构，表现出对审美人生的追求，确立了自己生命的意义。对情景的精心营造和设置、对意识流动的描写打破了桎梏散文自身的壁垒，形成开放的格局。在话语方式的选择上，许多作品对话与独语并举，形成生命间的交融回还。在语言运用上，老生代散文善于运用整齐的四字短语和古体诗词；年轻一代作家如李存葆、余秋雨等往往运用排比、对偶等修辞方式，使语言整齐中富有变化，这反映出他们不同的生命特征和文化阅历。总之，无论是宏观勾勒还是细微雕刻，作者都能抓住新时期散文的生命特质，挖掘出新时期散文的意蕴，这得益于作者的刻苦研读、认真思索和深入探究，身为导师，颇感欣慰。

灵活运用既有的概念或范畴给新时期散文研究以创新性的概括和阐释。作者不仅对新时期散文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意识进行发掘，而且对散文背后所隐含的作者的思想世界和内心诉求有新的发现、新的感悟和新的认识。散文与时代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其中展现出的新的信息和内涵仅从自己既有的理论知识或思维范式里，不能找到恰如其分、显豁精当的理念予以表述，这就迫使作者积极开动脑筋借用既有的概念或范畴以建构新的学术话语系统，这实际上是对包括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科学的创新追求。本书学

技术创新所显示的重要特色，并不是自创了多少新概念及新理论，而是出色地借用了原本具有的一些说法，结合研究对象的独特需求做出新的有深度的解释阐述，既能使借用的理念更加丰盈充实，又能使研究者的论著更加具有说服力。作者在建构生命意识的概念时，活用了梁漱溟的人的一生要解决三个方面问题的论断，从人和物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及人和自己的关系三个方面来界定并阐明自己的观点。随后作者分别用三章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三方面来论述：第二章探究个体生命对家园的寻找与回归，求索人与自然和谐的诗意家园；第三章对个体生命在家庭与社会关系的生存书写中，探讨个体的情感旨归；第四章梳理个体生命的人生感悟，探讨个体生命的生存理想。作者活用既有的理论，将新时期中国散文的生命意识阐述得富有层次和条理，又如此新颖。如此的架构组成了论著的鲜明特色：整体性。第一章整体论述，第二章至第四章从三方面阐述，活用前人学术理论的同时，使自己的论著架构浑然一体，不得不说论者在建构自己个性化的学术话语时的确具有匠心巧思。

选择恰切的研究方法是论著的第三大特色。散文是作家人格智慧的艺术体现，优秀的散文展示的是散文作家真实的心灵世界与精神轨迹，在这视像传媒的文化生态环境里，散文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大量刊行，创造了视像审美世界的奇迹，是因为每一篇散文的背后都有一个“生命的热源”，每一篇散文都是作者“生命、情感和内在现实”的直接外化。“要真正体验生命，你必须站在生命之上！为此要学会向高处攀登，为此要学会俯视下方”，只有在生命的巅峰，才能领略无限风光在眼前，每一位散文作者提笔为文时，往往已经具有俯视众生的胸襟和气度，其作品中包蕴着作家精神世界的独特景观，这就使新时期散文作品往往具有生命的质感，这也是新时期散文能够创造奇迹的真正原因。如何选择合适的研究方式，走进新时期散文作者的“生命、情感和内在现实”，是研究者面对的严峻的课题。李文莲没有退缩，而是知难而进，面对文本，穿透文字的魔障，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散文作者的文字融合在一起，努力捕捉文字背后的个体生命的灵魂。为了实现自己的

研究目标，作者首先是立足于对散文作者的生命价值的充分体认，倾注了自身的生命体验和激情，把自己的生命与散文作者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以心灵去体贴心灵，碰撞出火花，建立起生命间的联系，达到生命间的理解和同情。比如作者在“人生驿站的纵情歌哭”一节中分析总结了“青春咏叹”的散文作品后，不由自主地评论道：“纵观新时期散文中的青春书写，我们发现：青春的确是敏感的时期，社会的变化给每一代青年留下了印记，但是社会的转型也窒息了青年的激情和幻想，因此在作品中，大多理性思考，从容面对，坦然接受现实，而少了青春的激情和躁动，少年老成的面孔多，朝气蓬勃的心灵少，这不能不说这是新时期散文的遗憾，也让人感到忧虑。青春需要背景，但任何背景下的青春都应该有自己的内涵，对理想的坚持应是青春特有的内容，可惜在新时期散文中这样的文章非常少见，难道经济发展了，年轻人的生命力倒退了？这值得人深思。”透过简短中肯的评论，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散文背后所站立的“那个人”的关注；作者不由自主流露出的话语体现出对散文作者心灵体贴入微的体验。当然，这样的评论在论著中俯拾皆是。说到底，批评是把自己的生命和文学联系起来的一种方式，学术批评更是一种创作，需要倾注批评者自身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激情，需要研究者在面对文本时，充分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生活经验、现实经验，作者的成功得益于此。以生命体验的方式研究新时期散文、以领悟作品中所凸现的人格，这是作者研究的根基，更是作者成功的关键，也是这部散文研究著作的特色。

《新时期中国散文的生命意识》即将问世，这是李文莲在学术道路上走出的坚实的一步，相信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执著，会取得丰硕的成果，衷心祝愿她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越走越远！

王景科

目录

1 / 导论

11 / 第一章 新时期散文中生命意识的重构

- 第一节 生命意识发展概述 / 13
- 第二节 生命的本体发现 / 23
- 第三节 生命的文化建构 / 54
- 第四节 生命的审美抒写 / 64

83 / 第二章 新时期散文中生命家园的追寻

- 第一节 魂牵梦萦的故土 / 85
- 第二节 感受不尽的自然 / 101

129 / 第三章 新时期散文中生命情感的书写

- 第一节 生命中的另一半 / 132
- 第二节 血浓于水的亲情 / 154
- 第三节 曾经的生命之光 / 176

189 / 第四章 新时期散文中个体生命的感悟

第一节 人生驿站的纵情歌哭 / 191

第二节 生存困境的诗意图写 / 215

第三节 精神生活的不懈追求 / 225

237 / 结语：生命之树常青

242 / 参考文献

251 / 后记

导 论

中国散文的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古代散文历经秦汉、唐宋、明清三大高峰期的创新与积淀，由奠基、成熟到规范，形成了中国古代散文的特色与传统，这成为后世散文发展的宝贵资源。现代散文根植于古代散文尤其是明清散文的基础上，同时借鉴外国散文的成就，开创了崭新的局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散文小品被周作人称为“文学发达之极致”^①，鲁迅也认为其成就是在小说、诗歌和戏剧之上。及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散文随笔一路走红，更是令戏剧、诗歌乃至小说黯然失色，正如韩小蕙所总结的九十年代的散文发展状况是“太阳对着散文微笑”。^② 散文的繁荣有其本体性的原因，散文是人朴素的精神与自由的空间，而人的精神背后往往都有一个生命的热源，这样散文就往往成为个体生命表达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并且“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③ 新时期的散文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它吸纳中国古代散文及外国散文的精华，立足于五四以来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冰心等文学家开拓的广阔散文天地，借助改革开放等社会发展的东风，三十年来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散文成就，这与个体生命的解放是分不开的。解读新时期散文，理解散文中表达的生命意识，关注新时期散文中表现的生命个体，为文学、人学补充新鲜的血液是我们文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从生命哲

① 周作人：《知堂序跋·近代散文抄序》，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329页。

② 韩小蕙：《太阳对着散文微笑》，《文学报》1991年11月28日。

③ 柯灵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序跋丛书·散文卷》，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91页。

学的高度解读新时期散文中的个体，了解个体的生命意识，是研究新时期散文的一个切入点。

其实，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中不乏深刻蕴含着生命意识的作品，如古诗十九首里就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叹惋和劝勉；首揭建安风骨大旗的陈子昂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穿越时空的深沉悲歌；李白有“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吟唱；杜甫也诵出“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类的心物交融之作。他们用文学的手法表达自己对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生死爱欲的体验，对时空存在中的个体生存困境的感悟，在与他人及世界的关联中对个体生命存在意义和价值的体认。新时期散文继承了古代文学中对生命个体的关注及对生存价值和意义的追问。当然，新时期的社会经济思想政治等方面与前面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所不同。在新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运动终于结束，闭关锁国的局面又一次打破，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西方哲学、思潮汹涌而至，两岸三地不断地进行文化交流，这一切不仅改变着散文创作所处的文化格局，更拓展了散文创作者的胸襟与气度。作家原来能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就堪称大胸襟、大气魄，能做到“胸怀全球，放眼世界”的简直少之又少，而开放的文化格局拓展了作者的视野，他们能够真诚地探索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特征，能够进一步探究自我与世界、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以及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并试图用新的语言符码来表现个人情感与社会生活。

社会的开放与散文的本体特征促进了生命意识的发展，生命意识是个体生命对自身存在及其意义和价值的体认和感悟。在新时期散文中它表现为个体生命摆脱对政治的依附，以文化和审美的方式建构和展示个体生命的独立和尊严。它具体表现为对个体生命情感世界的重新体认，个体与故乡及自然的休戚与共，以及对个体生命人生旅程的感悟、生存痛苦与焦虑的宣泄及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等。新时期散文中的生命意识就是指新时期中国散文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个体生命在与自我、与他人、与故乡及自然的各种关联中所表

征出的个体的心理、情感和意志，体现为生命的本体发现、文化建构和审美抒写三个维度。三个维度彼此融合，使日常存在的生命有了意义，使生物个体成为文化主体与审美主体，并走向自由的精神境界。散文也由此成为个体生命为自己拓展的诗意居所。在本书中，新时期散文中的生命意识，就是指个体生命意识或个性意识，主要体现为自我意识，作为与自我相对的个体生命，在书中被称为“他者”，他者与自我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体现出新时期散文中的个体生命既联系又区别的关系。

新时期散文中的生命意识经历了从苏醒、确立到张扬的过程，这既有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社会原因，又有散文的本体根源。

一、生命意识增强的社会契机

个体生命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拥有自己的生命意识。漫长的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统治的鼎盛时期，往往控制整个社会的思想，个体在残酷的专制统治下，思想被迫就范于既定的规范，内心失去突破束缚、表现自我的强烈要求，这必然导致人格的萎缩和个体的生命意识的淡薄。五四时期，统治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解体，西学东渐，个性得到解放，个体生命意识逐渐增强，相对于“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可以说是个性解放甚至个性张扬的时代。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曾经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者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那里会有？”^①这既是对扼杀个体生命意识的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否定，又是对五四时期兴起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整个文化思潮的肯定。然而，不过几年时间，启蒙救亡的社会需求就占

^① 柯灵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序跋丛书·散文卷》，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91页。

据主导地位，个体很快汇入社会的洪流中。战争环境也不可能有个体自由存在的空间。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接踵而至，没有个体存在的空间。“文革”时期，以工农兵为主要对象的一元化专制体系占绝对支配的主流地位，个体的情感和自由让位于“阶级感情”和“社会群体自由”，“我”基本消失了，只有作为批判、检讨对象时才能用，到处充斥的都是“我们”的阶级情感。启蒙、救亡、革命给个人留下的生存空间总是如此狭仄，个人总是被划归到某一个阶级、某一个群体中，这极不利于个体价值的实现，更不可能建构个体的生命意识。克尔凯戈尔（Soren Kierkegaard）就对群体、集体、整体深恶痛绝，他说：“一个群体，不管是这一个还是那一个群体，不管是现存着的还是消亡了的群体，不管是卑贱的还是高贵的群体，不管是富人的还是穷人的群体，——一个群体在概念上就是错误，因为它把个人变得彻底地顽固不化与不负责任。或者退一步说，它削弱了个人的责任感，使人的责任成为一种幻觉。”^① 群体意识为推诿责任提供了借口，一个随波逐流的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会把责任推卸给集体。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不可能拥有生命的尊严，也就不会拥有完整的生命意识。只有一个存在的个体才会为自己选择和参与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也才具有完整的生命意识。

新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这是个体的生命意识苏醒与重新建构的历史契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步入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经济建设成为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口号的提出与实现，使思想解放成为现实。九十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确立，法治建设、民主建设日益深入并逐步完善。这些都为个性生命意识的建构提供了社会、经济、思想条件，无论是创作者还是阅读者，都开始有了比较宽裕的物质经济条件、相对自由充实的精神生活，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开始张扬起来。当然，这种生命的张扬，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做基础，尤其是精神的张扬，周作人曾经说过：“我卤莽地说一句，小品文

^①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① 所谓“王纲解纽”，就是“大一统”的崩溃，是自由精神对权力的战胜，是个体的生命意志得以展现并且能够实现。相对于延安时期王实味、丁玲、罗烽的遭遇，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文革”时期知识分子作为“牛鬼蛇神”的非人待遇，新时期的确是“王纲解纽”的时代，这是权力对文学的解放，对文学自由发展的鼓励，文艺不再是附属于政治的工具。邓小平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的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并说我们要“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文艺的路子要愈走愈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概念化倾向”^②。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会主义文艺方针，文艺从政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回归到自己的本体位置。自然，散文作为文艺园地里的一种文体，也逐渐回到本体位置上。散文作家依然关注社会现实，但更注重表现个体生命的生存本相与存在困境，生命个体的生存经验与向往成为散文创作的重要主题。散文作家重新获得了抒发个人感情、表现个体性情的话语权，个体的生命在创作中又回到中心位置。新时期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散文创作也抓住了历史给予的契机，作者个体的生命意识在新时期散文作品中彰显出来。

① 周作人：《知堂序跋·近代散文抄序》，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329页。

②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光明日报》1979年10月31日。

二、散文是生命诗意存在的家园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说过，语言是生命存在的家园。而散文因其文体的自由而给生命更多的创作自由，生命拥有了自由才具有了活泼的灵气，散文因此成为生命诗意存在的家园。诚如余光中所说：“散文是一切文学类别里对于技巧和形式要求最少的一类，譬如选美，散文所穿的是泳装。散文家无所依凭，只有凭自己的本色。”余光中的论述表达了两个层面：第一，从文体上说，散文束缚最少，是最自由的文体；第二，从创作主体来说，散文最重视文章背后的那个人，注重个人笔调。

首先，散文是自由的文体。诗歌对韵律、对意象的创造有自己的规范，小说对故事情节、对人物塑造有特殊的要求，戏剧对矛盾冲突情有独钟。当然，现在诗歌、小说、戏剧都有所发展和突破，但它们无论如何突破，都会有自己的一定之规，它们基于自身的文学本体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只有散文，似乎人人举笔能文，但无论是散文作者还是散文理论研究者都还没有对散文的文类特征达成共识。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人们努力建构散文理论，但所有的努力也仅能成就一家之言，有人对“形散神不散”提出质疑，提出“真情实感”论，但哪一种文学作品不是因为深蕴真情实感而流传的呢？这显然不能成为散文的“独门秘笈”。“大散文”观还没有深入人心，散文净化论的调子已经唱响。但是理论的羸弱挡不住创作的兴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专门创作散文的作家，如周涛、刘烨园、斯妤、王英琦等，但大多数作者往往身兼数职，学者、诗人、小说家、艺术家等都参与到散文创作中来。社会也为散文的发表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有专门刊发散文的刊物如《散文》、《散文选刊》、《散文百家》等，还有一些杂志如《收获》、《十月》、《人民文学》等也开辟了散文专栏，许多报纸副刊腾出版面来发表散文和随笔，还有不少出版社也相继出版了大量散文书籍。散文热的形成毋庸置疑，这是读者与作者良性互动形成的良好局面。而散文创作的空前热情则与散文的本体特征有关，无文类规范客观上降低了散文创作的门槛，为创作者提供了自由发

挥的广阔空间。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先生就提出现代散文创作“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无妨”^①。新时期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南帆总结散文的特征时说：“散文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文类理论，散文的游移不定致使它的文类理论始终处于一鳞半爪之中。因此，散文很难冲破诸种显赫文类的强大声势，抢先登上制高点。然而，九十年代的散文汛期或许恰恰同这个悖论式的结论有关：散文的文类表明，散文的理论即是否定一套严密的文类理论。诗学之中没有文类的位置。散文的文体旨在颠覆文类权威，逸出规则管辖，拆除种种模式，保持个人话语的充分自由。”^②的确，没有文类规则的约束，个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现实自由发挥，并充分保持个人话语的特色。从散文的写作手法来说，记事、抒情、写景、议论皆可；从内容来看，个人琐事、英雄豪杰、风花雪月等都能见诸笔端。内容、形式和写法的不拘一格，使作者既可以放开笔端，洋洋洒洒，又可以字斟句酌，字字珠玑，写作者可据其所长，缘其所好，自由落笔，真实地记述所见所闻，畅快地宣泄内心的感受，坦率地表达思想志趣。从作者的角度来看，散文确实是自由的文体。

散文写作的无所规约并不代表作者可以信马由缰，散文如何能够凭依清淡的形式抓住读者是散文作者与散文研究者共同关心的问题。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 (Virginia Woolf) 颇有体悟，她从英语散文写作的角度总结散文的特征时说：“在文学的所有形式中，散文是最不要求使用长音节词的。支配它的原则很简单：它必须给人以愉悦。促使我们从书架上取下它来的愿望纯粹就是获得乐趣，散文中的一切都应该服从于这个目的。从第一个词开始，它就应该使我们陶醉；到最后结束时，我们才应如大梦初醒而且感到充满活力。在这其间，我们会经历到极其多种的欢娱、惊奇、意趣和愤慨的体验。……在篇幅如此短小的散文中，散文作家能运用何种技巧来使我们高度清醒和沉浸于一种迷离恍惚之中呢？这种状态并不是沉睡，而是一种生命的强化——在各种人体的功能都活跃时于乐趣的阳光下敞开身心。……散

^① 鲁迅：《三闲集·怎么写》，《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

^② 南帆：《文类与散文》，《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第97页。